

鲁 珉

穿越千年的桥

一座桥，连接着溪河的两岸。你在桥的那边，我在桥的这边，两两相对，走在一起，便是人生。

在诗人词人眼中，桥不仅仅是路，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向往。特别是唐朝宋代时元代的桥，融进唐诗宋词元曲里，或是喜悦，或是悲伤，都是那么让人流连忘返。

穿越千年的桥，当属元时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中的那座小桥，他笔下的桥，是那样让人牵肠挂肚，又是那样千回百转。空山鸟语，河水潺潺，静谧里的农舍，古道上来往住的人，都是小桥的背景。背对桥时是离开，迎桥走时是归来。晨风中的桥多了一份愁肠，风吹拂着小桥，散落下一地的思念，怎不叫人潸然泪下。

宋人蒋捷，或许常行于桥也常立于桥。客舟中听雨时，远方必是有一座桥，横隔在他的仕途上。于是，就立于桥上听雨，任凭过往流离于时间之外，让离合悲欢随风而逝。那无遮无拦的桥，一蓑烟雨纵平生，任凭风吹雨打，依然伫立。

黄庭坚眼中的桥，定是通向悠闲豁达的。“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烟雨蒙蒙的溪边桥畔，那个与世无争的渔翁，半醉半睡，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梦中的风，送来花草芳香，映衬着别样的闲适与安逸。若无桥，便无醉翁，如若一幅画，少了画眼，显得平淡无奇，也就毫无美感。

最惹人喜爱的，当属秦观的桥。他的桥接泊两地，成了往来人世的主客，成为传达爱情的红娘桥。“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所有的浪漫与期待，所有的情意与恩爱，都在这座桥上。即便是 一年才能从桥上走一回，也是那样地满足与幸福。只是那两情若是长久时，不知慰藉了多少异地恋那两颗孤独的心。

沈园的桥或许是最伤心的桥，不然，陆游不会痛心地写下那首千古名词《钗头凤》。“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重逢四十多年后，陆游再游沈园，曾经与唐婉那撕心裂肺的感情，戛然而止，睹物思人，叫人怎不思量？当他低头看着桥下的河水，仿佛看到了唐婉身影如惊鸿般飘来。在陆游心里，那座桥，是他通向唐婉的桥。或许，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即使是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好在是走过奈何桥时，就可以与爱的人相聚了。

江南的桥，才是穿越千年的桥应有模样。“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便是江南的桥。杜牧居于扬州时，想必走过无数座桥。在诗中，扬州依然青山绿水，草木葱葱，二十四桥乐声飘扬。歌舞升平，夜的桥，人头攒动，灯转星移，一派江南景象。最能代表江南桥的当属西湖的断桥，远远的，那白娘子手执一柄油纸伞，遇见了千年的许仙，成就一段最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的《断章》足够美，诗中的那座桥，连接着楼、人、窗、月，连梦都是自成格局。可就是那座桥，虽美，可从中却读到了一种喧嚣与清枕。

或许你也走过无数座桥，虽然钢筋水泥桥也美，可能再也走不进凝结千年国风的桥了。穿越千年，唐桥的壮美，宋桥的玲珑，元桥的惆怅，都只能止于梦中了。

桥，有风有雨有景，穿越千年，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总是让人欲罢不能，魂牵梦绕。于是，只好把它藏于心中，慢慢品味，悟出一丝一缕的千年韵味。



以双龙命名的故乡

木 汀

有龙途经和栖居过土地都是幸运的
何况不只一条龙 而是两条
何况不是途经和栖居过
而是盘踞在这里
一动不动地庇护着这里的山脉和江河
佑护这里的乡野阡陌和一切生灵

这座古城的1800个至美韶华
是因这两条龙无时无刻与古城一同面朝苍穹
迎送婺女星的光芒和灿烂
正如李清照恋恋着的双溪
它以独特的浪花和清流
涌动张志和、吕祖谦、黄宾虹、邵飘萍和何氏三杰的涛声

在我登上北山之巅时发现
这座古城像一簇簇绽放的山茶花
千姿百态着自己的笑靥
千姿百态着一座古城的日新月异的风光
透过这座古城的每一滴水
我就看到每一片绿
茂密和错落有致在这里的湿润的土地
藏蕨的不只是这里的绿
藏蕨是这里土地上发生的生机和斗志
以及土地发出的幸福解答的旋律

这座古城
是我的故乡
故乡的人，把千年窑火扎挽火把把
用它照亮古城崛起的征程 前方 未来
把幸福梦 中国梦
照得通红通红

缘溪行，夹岸桃花，芳草鲜美，水尽山出，待舍船，从口入，才见豁然开朗：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陶潜的桃花源里带给我们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畜皆宜居的乐园。

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所憧憬和向往的地方，那里也许四季如春，也许风景如画，也许幽深僻静，也许繁华璀璨。然而无论哪种生活方式，都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少不了五彩斑斓的花草点缀，当然也会有多种多样的物种陪伴。

人与自然是共生的，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人又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呢？本期选编两篇散文，感悟生活中人与动物相处的趣事、妙处。闲眼凝思，听鸡鸣犬吠、看蜂蝶飞舞，不失为一处恬淡的世外桃源。

心中的“桃花源”

王 太 生

与动物对视，你在疲倦、芜杂、烦闷、无聊之后，看动物，看到它们的憨态，懵懂、无邪、天真，俗念顿消。

有一次，友人陈老大的山中采风，看一群猴子嬉戏、追逐、攀爬、恋爱、背孩子。他在看猴子，有只猴子也在看他，并且仰天长啸。陈老大忽然觉得，那只脸色绯红，略显倦怠的红脸猴，极像喝过酒的自己。“一只中年猴，在种群的地位争夺，成功或失败之后，向天而歌，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人却没有这样的勇气。”陈老大感慨，已经有多年没有与动物对视了。那只猴子，是他上辈子留在山中的兄弟。

我有好久没有打过那些生灵。一只猫，立在瓦脊上，在黑暗中向你瞪着黄色的眼睛，这只猫是在看你，然后，一转身，在瓦上嗖嗖走远了。猫或狗，曾经是我们儿时的玩伴。一头山羊，或一头水牛，在乡间的土路上，我们曾经和它们相遇对视。羊在路边吃草，头仰向天空咩咩叫。那头水牛，犄角长长，嘴巴咀嚼草料，硕大的牛眼，冷不丁地朝你眨巴两下，头又转向别处。

与动物对视，它们的眼帘是下垂的，透露出胆怯、

欧 阳

看到有人图文并茂地说一北京大爷弹弓打鸟的事，评论区很多年轻人愤然，缘由是“大爷”同志并不认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道理，这的确有些人恼恼——我不年轻了，不敢愤怒，但羞愧还是有一些的。不为别的，其实是入夏以来，针对在林地里时常听到的麻雀叫声，鄙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生态好转之类的大局面，而是旧时收拾这些家伙的私有快乐时光。别误判仁慈的俺以杀生为乐，那时的麻雀完全、彻底地属于害虫。

每年麦收前后新生代麻雀的叫声，于我而言，是格外亲切的感觉。这些小家伙总是叽叽喳喳不停，放肆地在新世界招摇，而且在变成老麻雀之前，对我等弹弓武装的敌人没有一丝畏惧。

虽如此，但那时候要大有收获也很不易。小麻雀固然缺乏警惕性，但它们很听话，在老麻雀看护下，多半不等敌人近身就会逃之夭夭。

记得那时武装部有个专营民兵训练的人，我们都叫他营长，很可能他就是“民兵营长”——这个称呼出自武装部的兄弟们。营长是武林高手，各种高墙，只要跳起来手能摸到墙顶，那双手就可以把身体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李业陶

去县城的集市买菜，老伴带了一把剪子，说顺便请磨剪子的匠人给磨磨。

菜买齐，几经周折，经人指点，终于在集市的一角发现了磨剪子的家什，师傅却不在，搜寻加呼唤，才发现一位老人从别人的摊位那儿起身过来，大约刚才没什么活计，找人聊天去了。

红润的脸膛，结实的身板，这老师傅健康着呢！轻车熟路，师傅接过剪子，跨坐在长凳上，开始干活儿。

“你这家把什很专业呀！”我说。“这是我父亲用的。”

话匣子一打开，师傅磨剪子的事也渐渐在我脑海里形成了轮廓。

他今年六十八岁了，是附近村里的人，只不过那村子已经拆迁，村里的人都住进了小区的楼里。

他说原本不想继承父亲这手艺的，父亲过世以后这家什也就那么摆着，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重操了父亲的旧业。八年前他女儿裁剪衣服的剪子钝

了，拿去让人给磨磨，说好的，磨一把三十元，结果越磨越坏，两把大剪子都报废。他很有些不服气，不就是磨剪子吗？凭着多年对父亲技艺的记忆，反复揣摩、试验，他终于掌握了磨剪子、抡菜刀的技术，如今磨什么样的剪子、菜刀都难不住他。

望着眼前这位老人，我想起从前扛着长凳走街串巷磨剪子的人，耳畔仿佛又在回响“磨剪子嘞——

菜刀刀”的吆喝声。

“你还下乡吗？”我问。

“不下。”师傅一边手里忙活着，一边回答。

他说，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人们都不差钱，买把新剪子花不了多少，真要到村里去转悠，也没有多少人需要磨什么。他说，学了这手艺也不为挣钱，就是图个方便，庄里庄乡用着了就当帮个忙。到县城集

镇上来，也是为了凑热闹，老闲在家里闷得慌。

说话十来分钟过去，剪子磨好，师傅先是自己试试，然后把剪子和布头递给我老伴。

果然锋利许多，轻而易举就整齐地剪开布料。付完钱，道声“谢谢”，我和老伴向停车场走去。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磨剪子的匠人。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见惯了那些走街串巷匠人们。除了磨剪子戥菜刀，还有錾盆子捣碗碓大缸的、背着搭链打磨的、摇着拨浪鼓吆喝“拿头发来换针”的、吹糖人捏面人的、载着大箱子神神秘秘拉洋片的、推着小车卖虾酱的、敲着梆子卖豆腐的、担着大簸箩捡小鸡的……

这些匠人下乡勤不勤，完全取决于乡亲们的需要，日常生活需要得多，比如换针换线、卖豆腐的就

鼓鼓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表情有点儿呆萌。与一只羚羊对视，望你的眼神一愣一愣，你看它，它望你，相距咫尺，面面相觑……

有人说，与灵长类动物对视，它们的眼神好像都有故事。这些动物在动作、神态和应对事情的某些表现上和人类极为相似。

有一对山魈，我在认真地看它们，它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举止亲昵，又像一只是在生对方的气，在房子里走动，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成年山魈的脸，似一张京剧脸谱，色彩鲜艳，酷似鬼怪。那俩山魈，显然是一长一幼，年长的用手爪，替年幼的梳头。

山魈，动物园的指示牌上说，生长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看到它们长相，脸上天然的妆容，想起

羊驼，远远地站在那儿，眼神怯生生的，棕熊圆

麻雀旧事

拉上去，翻墙而过轻而易举。小学时代俺家在武装部边上，神技每每得见，看得心痒痒的。

有一天，武装部院内的亲密小哥说营长答应收他们四兄弟为徒，叫我跟着学。初时我没响应，过了几天才想起这事儿，结果一问，四兄弟都不愿意五六点起床，最后大哥说，要记得哥儿四个石头棍棒把“武林高手”打趴下的实践，“那些把式没什么用。”然后大家继续睡觉，习武之事就此别过。

可我觉得不能这么轻易放弃，不是因为武术，而是营长的另一绝技：弹弓好手——我们时常见他一手拿着大号铁丝做的、叉子一样的武器，另一手提着一串麻雀。一请教，说是臂力、手腕之力啥的先，要学仍得跟着师傅早起。想着这些并非专业技能，咱自己也能练，做徒弟的事就九霄云外去了。

除了弹弓技能，夹子、盆以及簸箕诱捕的事也实验过，可这事比较麻烦。那时候小县城的居民和乡村的农民都养鸡，俺们的阴谋诡计总是被四处游走的鸡娃子破坏，更糟糕的是驱赶家禽的结果，往往是

麻雀先走，末了不得不放弃这种想当然的计划。

最容易得手的是掏窝。麻雀通常会在瓦沟下面做窝培育后代，小麻雀羽毛附体后，一定会迫不及待地爬到门口等食。麻雀太小没肉食价值，翅膀成型后就会飞走——再也不会回来，老少麻雀都不会回来。这里的经验是看麻雀的嘴，得根据嘴喙嫩黄色逐渐衰减择时下手。只是这档子手段需要楼梯，不仅有跌落危险，还常有搞乱瓦沟的后果，因之大人们一贯反对这种灾害行为。

后来，不知道何时起，在麻雀不自知的情况下，被认为吃虫子多过粮食，益大于害，营长的弹弓神技随之没了影儿。此时家父试图收缴俺的凶器，俺不服，辩解说：满天的鸽子和雀鹰都以麻雀为敌，也没把小麻雀怎么样，根本没必要在意我的弹弓。他大约觉得我说的正确，再没提没收的事。

再后俺搬了家，武装部的小哥家也调走了，跟着是学童又开始以学习为职业，打麻雀烧着吃的日子就过去了。

徽州烧饼

章铜胜

徽州烧饼的外形，像一只隆起的蟹壳，蟹壳边缘的色泽泛黄，至蟹壳隆起处则黄中透着微红，非常像煮熟的一只螃蟹，其形其色分外诱人，人们便形象地将徽州烧饼称为“蟹壳黄”，只是这只“螃蟹”的背上通常会撒上一些芝麻粒，以增其香。汪曾祺说，徽州的烧饼其他地方“均不能仿制”，说的正是徽州烧饼独特的色泽，这也是徽州烧饼“蟹壳黄”的与众不同之处。

我极喜欢徽州的“蟹壳黄”烧饼。刚刚出炉，还带着微温的烧饼，一口咬下去，嘴里便有了烧饼的酥脆，有了霉干菜的嚼劲和咸香，也有了五花肉的油润和干辣椒的微辣。不同的滋味在口腔里融合，简单而又纯粹，它们轮番挑动着我们味蕾的绝妙感受，难可比拟，这是味觉的一种奇妙体验。

一个人钟情于一种食物，总是有着特定缘由的，也许和他的一些经历，或是偏好有关。钟情于徽州烧饼，是我的一己私情。我与徽州烧饼的相遇，自然而无新意，就像我与任何一种美食的相遇一样，没有那种刻意的经营。初中毕业以后，我曾在徽州的屯溪生活过几年，十几岁的年纪，也正是一个人对食物最感饥渴的年纪。彼时，不论食物的粗细，只要能填充永远觉得饥饿的肚子，才是王道，那是不需要美食，只需要用食物来果腹充饥的年纪。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喜欢上了徽州的烧饼，除了它能充饥之外，似乎并不再需要什么另外的理由。徽州烧饼，因其美味，是我觉得分外亲切的一种食物，也是我对一种食物产生的最初的审美。

彼时的冬夜，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后，饥和寒，是最真切感受，一个刚出炉的徽州烧饼，捧在手

走街串巷的匠人们

市上来，也是为了凑热闹，老闲在家里闷得慌。

说话十来分钟过去，剪子磨好，师傅先是自己试试，然后把剪子和布头递给我老伴。

果然锋利许多，轻而易举就整齐地剪开布料。付完钱，道声“谢谢”，我和老伴向停车场走去。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磨剪子的匠人。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见惯了那些走街串巷匠人们。除了磨剪子戥菜刀，还有錾盆子捣碗碓大缸的、背着搭链打磨的、摇着拨浪鼓吆喝“拿头发来换针”的、吹糖人捏面人的、载着大箱子神神秘秘拉洋片的、推着小车卖虾酱的、敲着梆子卖豆腐的、担着大簸箩捡小鸡的……

这些匠人下乡勤不勤，完全取决于乡亲们的需要，日常生活需要得多，比如换针换线、卖豆腐的就

《山海经》《聊斋志异》等神话传说中的独脚鬼怪。《太平广记》说：“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清稗类钞》中称，“此物皖之山中常见之，土人不敢犯，呼为山魈，实拂狒、雌、狙之属也。”

那些远古的意象，与山魈是一回事吗？山魈还是中国古书中的那个山魈吗？

野生动物园，其实是人类模拟有兽山林，在这里恢复、还原的某些场景，有秩序回忆失散的野性与呆萌的天真。身在其间，有人体会荒蛮，有人感悟天伦，有人看到爱情。

动物园不是动物的故乡。在那里，我的目光无法与它们交集，只能看到动物们为食物与爱情而争的生活态度与简单活法。

特定的环境下，人与动物对视，会有怎样的心灵震撼？一次，观摄影展，在远离城市的高原，有个人，与一头小毛驴对视，毛驴眼中闪烁孩童般的天真，那个人双手抱着驴的脖子，双目微闭，他是在享受人与动物之间的心灵感应，以及一种回到自然的久别重逢。

对视，是一种平静，山林大野的平静。用眼睛的余光承接，然后目送一只动物从你面前经过，消失在远处。

到了高中，我看到除四害鼎盛时期驱赶麻雀的经验之谈，就问爹是不是那时候麻雀都快绝种了？没想到他呵呵一乐，指那纯粹是乱弹琴：内地可能行，但山里不行，你一赶，麻雀就飞山上去了，大山野岭的，麻雀飞几分钟，随便就落脚在了人几个小时都跑不到地方……看来麻雀杀不尽斩不绝，很是厉害。

没想到我工作以后某一年，有荒山野岭做根据地的麻雀居然罕见起来，据称四川坝子多地也没了麻雀身影，这显然不是麻雀进化成候鸟的意思。

关于这一诡异现象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于是专家们被组织起来进行专门研究。报告有些意外，原来是除草、杀虫剂等现代化成就惹的祸，于是人们在庆幸自己比麻雀厉害、暂时扛住药效没挂的时段，及时修正了任性行为。

小麻雀的叫声总算重现了。又过了很多年，我问起这事儿，一直住乡下的叔父说，麻雀回来了，但雀鹰没有，以前随处可见的鸽子现在更是连影子都寻不着了。



徽州烧饼

里，感觉温暖，填充肚腹，则无异于恩物了。更何况，它的味道超出了我的经验，是那样的异于寻常。

离开徽州以后，曾有多年时间，没有见过，也没有尝过徽州烧饼，那种味道就被封存在了记忆里。偶有朋友从徽州来，或是去徽州，我总会央求他们帮我带一些徽州烧饼来，以慰自己的口腹之念，仿佛自己真的就成了一个贪恋美味的人。次数多了，自己倒先不好意思起来，有时也只能先忍一忍了。

后来，在自己生活的小城发现了制作和售卖徽州烧饼的小铺，那段时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般开心。过不了几天，总要去光顾一次，买一些烧饼。有时，隔得时间久了，再去时，便显出了馋相，买了烧饼，径自站在铺子门前，拈起一个，便吃将起来。想想，自己的馋相，一定是不大雅观的。

去得久了，便和小铺的主人相熟。他们夫妇是徽州歙县人，四十岁上下的年纪，他说自己家的烧饼，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做烧饼的霉干菜也是从老家带来的，烧饼虽好，但异乡的生意并不好做。过段时间再去时，他告诉我，他的铺子将要转了，他们也要回乡了，生意难做是其一，回家陪读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心中对那个小小的烧饼铺子有些不舍，但还是很开心地对他说，希望下次去歙县的时候，能尝到他做的烧饼。隔着一炉烧饼的微温，我们相视而笑，有些怜惜，也有些尴尬。

这几年，妻子也经常在网上为我买一些徽州的烧饼回来，一包包快递来的烧饼，浅尝之下，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也许，最好的烧饼，是那时冬夜，下了晚自习后，拿在手里的一个刚刚出炉的微温的徽州烧饼。那种一口咬下去，酥脆耐嚼，咸辣鲜香的滋味迸发，才是最暖心暖胃的。那样的滋味，也温暖了这些年我对徽州烧饼的所有记忆和回味。

来得勤一些；有的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熬小鸡的，每年也就那么一个时间段，秋冬和初春是绝对不会来的，偶尔出现那也是来收账。

每年的夏秋初，打铁的匠人一出现，乡亲们就会把用了一年的锄头、镰头、铁锨之类的家把什放到靠近十字街口的南墙上，让打铁的师傅给打磨一下。

见面多了，村里人也就拿这些匠人当朋友一样，他们一来，仿佛一道风景线亮起来，人们很快围了过来。记得有好多次，打铁的师傅刚支起摊子，旋即便有人招呼，“老王，又来打铁啊？”“不打铁吃啥啊！”年长的师傅操着家乡口音大声吆喝，惹得人们一阵哄笑。

谁也没想到，如今打石磨的没了；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有人吆喝“磨剪子磨戥菜刀”，吆喝“拿头发来换针换线”；十字街头再也听不到“叮当、叮当”打铁的声音……

